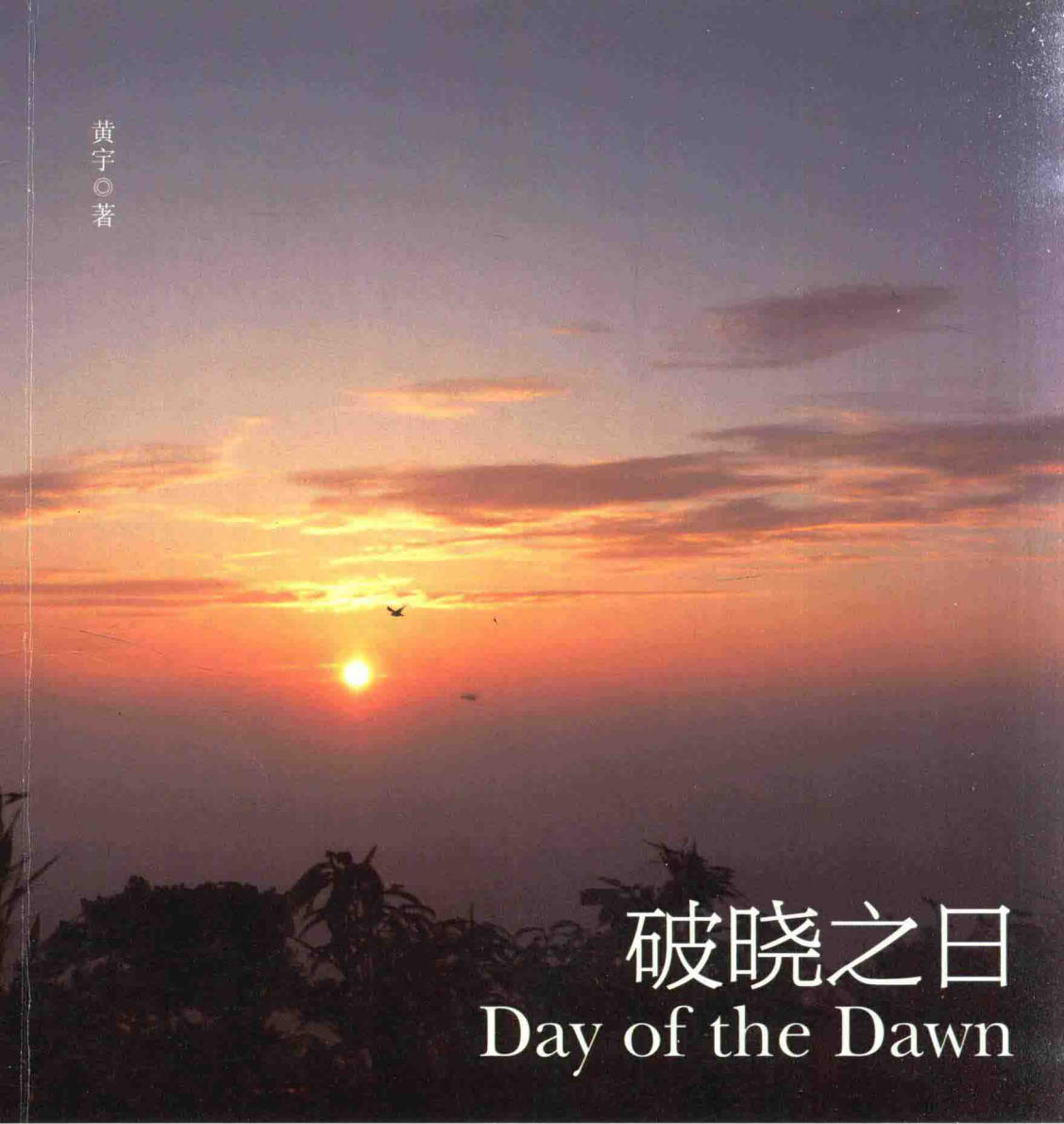


黄宇◎著



破晓之日 Day of the Dawn

青年作家**黄宇**继《**无处告别**》后，又一直抵人心，
拷问现实的真情力作

一条虐心，而又暖心的青春历程，一场隐忍，而执着的青春耐力赛。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破晓之曰

Day of the Dawn

黄宇◎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晓之日 / 黄宇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01-11322-7

I. ①破…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2692号

破晓之日

POXIAO ZHI R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 页 0插页

字 数 22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闭塞之村·····	1
第二章：童年伙伴·····	9
第三章：一场葬礼·····	17
第四章：搬家·····	23
第五章：可怜天下父母心·····	28
第六章：新车惹的祸·····	34
第七章：心事·····	43
第八章：诱惑·····	48
第九章：中文情怀·····	53
第十章：离婚·····	61
第十一章：天价手术费·····	66
第十二章：借债·····	71
第十三章：村子记忆·····	76
第十四章：回家·····	80
第十五章：踏上新征程·····	84
第十六章：一场突如其来的相遇·····	91

第十七章：寻找杨紫昕·····	96
第十八章：美丽化蝶·····	102
第十九章：男儿不哭·····	108
第二十章：人才，蠢材·····	114
第二十一章：再次启程·····	117
第二十二章：大学生效应·····	125
第二十三章：走客·····	133
第二十四章：路遇贵人·····	141
第二十五章：大学情缘·····	151
第二十六章：浮梦年华·····	162
第二十七章：这是谁的天下·····	170
第二十八章：想家的孩子·····	176
第二十九章：家庭背景·····	181
第三十章：噩耗·····	189
第三十一章：命中注定·····	193
第三十二章：生活差异·····	196

目 录

第三十三章：毕业后的首个春节·····	199
第三十四章：再见黄玉菊·····	202
第三十五章：生不逢时·····	206
第三十六章：偶遇的女人·····	213
第三十七章：江边的不速之客·····	217
第三十八章：生死有命·····	222
第三十九章：寻梦日记·····	227
第四十章：出书梦·····	232
第四十一章：文艺青年·····	235
第四十二章：文学的公共关系·····	237
第四十三章：作家狂欢日·····	239
第四十四章：当代孔乙己·····	242
第四十五章：最温暖的冬天·····	246
第四十六章：意外重生·····	251
第四十七章：蜕变·····	255
第四十八章：归来·····	261



★ 第一章：闭塞之村 ★

这是一座人杰地灵，民风淳朴的村子，虽然在地图上能寻到它的踪迹，但却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村子。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夏夜，蟋蟀躲在墙角幽幽地鸣叫着，篱笆里的夜来香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一股芬芳的气息从鼻翼毫无阻挡地渗入心扉。在一条弥漫着各种生活气息的深巷里，经常能看到嘴里轻轻哼着歌谣的老人悠闲地躺在藤椅上，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还有稚气的孩子趴在庭院外面的石桌上认真地学习；何丝苟还蜷曲在母亲的子宫里安静地沉睡着，偶尔还会调皮地踢上母亲几脚。

何达程在村子的一家妇产医院的走廊上来回不安地走动。他神色焦急，每走几步就会抬起头往产房里窥视一眼，当他听见从里面隐约传来陈月莹揪心的痛苦呻吟声，恨不得马上冲进去。好在有护士阻拦和安慰，护士反复向他劝说，这是每位女人做母亲之前必须经历的阶段，莫过于担心。然而，就在这个炎热的盛夏深夜，一名男婴在产房中带着嘹亮的啼哭，从母亲温暖的子宫悄然来到这个世界。

当产房门口上面的那盏显示手术进行中的红色警示灯熄灭时，何达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这时，产房的门从里面被打开了，一位护士走了出来。看到神色焦急的何达程时，淡淡地说了一句：“母子平安，是个男孩，现在可以进去看你的妻子了。”何达程来不及道谢，急忙冲进去。看到妻子正躺在病床上，病床一旁的保育箱中，一位婴儿躺在里面，全身裹着厚实的被褥，只露出一个娇小的头部。待陈月莹从刚才的疼痛中缓过神时，何达程将婴儿抱到妻子面前，夫妻俩看着自己的孩子，心里如喝了蜜一样甜。

廖欣羽的母亲轻轻地抚摸着自已圆鼓鼓的肚皮，不断地念叨着：“好孩子，别跟妈妈撒娇，否则以后不要你了哦。”

这座村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地处偏远，村子与外面的世界几乎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因此这又是一个贫穷落后，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穷乡僻壤，村子只有一条长长的羊肠小道通向外面的世界，这条小路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碎石和泥土，像被夹在村子里的一个温度计，用它的感知，感受着这里所有的人情冷暖，以及预测着外面的世态炎凉。

夏天时，村子的小路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滚烫，人走在上面好像会被瞬间烤熟，到了冬天，小路又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人走在上面一个不小心很容易打滑，虽然穿着鞋子，但依然能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冰寒直透过鞋底，沿着脚丫袭上脑门，冻得脚丫一片青紫，冻得牙齿发抖。很多村民没钱买鞋，每到冬天只有咬牙顶住刺骨的严寒，有的人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拿来稻草织成草鞋，或者拿来一些破布做成布鞋御寒。这颇像当年红军穿着草鞋走过万里长征的壮观景象。

何丝苟就诞生在这座村子里，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由于从小家庭贫困，加上何家在村子里又是贫穷的小户人家，经常受到村内一些大户人家的鄙视，虽然那些大户人家不算什么有钱人，但他们也算是村子最富有的人家，占着自己有点财富，经常欺负村子的小户人家。何丝苟的父亲何达程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让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日后出人头地，更重要的是为何家争口气，毕竟谁也不愿意被人鄙视一辈子。

没人注意到，天上那轮高挂的明月隐藏着未来的沧海桑田。庭院里的一位老人悠闲地躺在藤椅上，凝视着夜空中高悬的明月。一只手摇着蒲扇，另一只手轻拍着胸脯，嘴里哼起古老的童谣：天上星星一颗颗，地上花儿一朵朵，星星眨眼花儿笑，笑得花儿弯下腰。

这时，从天边飘来一朵乌云，挡住了皎洁的明月，老人停止扇蒲扇的动作，从藤椅上慢悠悠地站起身，然后收起藤椅，步履蹒跚地往屋里走去，边走边反复念叨着，这夏天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在村子唯一的妇产医院出生的那位男孩，一直处于父母的细心照料中，他们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决定请来算命先生为男孩取名，最终算命先生根据父母提供的孩子的生辰八字，给孩子取名：何丝苟。之所以取丝苟这个名，是父母希望他将来能对家庭、对社会能做到一丝不苟，成为一个爱家顾家，能担负责任的好男人。

本以为会听到算命先生说这孩子以后会前程似锦，飞黄腾达。没想到算命先生却用一副严肃而担忧的神情浇灭了他们心中的憧憬。虽然出于行业禁忌，算命先生没有直说，如此一来却让夫妻俩对这孩子的未来更加担忧了。就在何丝苟五岁时，也许是眼看一个儿子太孤独，夫妻俩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何美丽。

从此以后，何丝苟有了一个妹妹。对于家里又增添了一位新家庭成员这个事实，何丝苟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和大多数家庭一样，何丝苟一家的生活过得平静而幸福。何美丽虽是女孩，但从小个性强硬，在生活上经常和哥哥何丝苟发生各种鸡毛蒜皮的矛盾。何美丽出生后，身体总是不好，经常三天两头往村子的小医院跑。母亲以为是在怀胎时她营养不良，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不断给何美丽买各类补品补充营养。何美丽的身体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之下，终于慢慢地好了起来。转眼，何美丽已经成了一名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了。

童年像一条梦幻的小船，装满了糖果，装满了玩具，装满了欢笑，也装满了无限的快乐。童年更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让人留恋，让人向往。何丝苟常常以为，记忆是最容易模糊的东西，在时间的流逝里，它会一团团地淡去。而中学生活一日日枯燥地翻转，终也慢慢逝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只有那么几个回眸，牢不可破地黏在了记忆里。何丝苟回想那一件件儿时不起眼的事儿来，事虽小，但那些回忆让人感动，因为有了这些回忆才能让他不断进步，不断追求，这样才能成长起来，童年总叫人回想，回想那五彩缤纷的梦，回想起牙牙学语的时候，回想起刚学走路的时候，第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第一次叫父母时，以及许多难以忘怀的第一次。那一刻刻，一个个镜头，刹那间浮现在何丝苟的眼前。

何丝苟度过了幸福而短暂的童年，转眼，他已是一名小学生了。

这天，何丝苟刚放学回到家，一身疲惫的他用钥匙打开家门，走到客厅将书包随意往沙发上一扔，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看起电视来。此时电视里正播放着何丝苟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正当何丝苟看得起劲时，过了一会，突然从客厅外面的房门传来一阵钥匙碰撞的声音，何丝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了电视，急忙从书包里抓出一本书扮成认真看书的样子。外门打开了，只见一个细小的身影走了进来，何丝苟细看，原来是妹妹。

“美丽，怎么是你，吓我一跳，还以为是爸妈回来了。”何丝苟抱怨道。

“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妈妈不是给你定下规矩，除了星期天外，平时不能看电视吗？”虽然何丝苟拿着课本装出一副认真看书的模样，但还是被妹妹识破了。

“我这不是在看书吗？”何丝苟继续沉稳地说道。

“嘿嘿，哥，你就别装了，你的书都拿倒了。”何美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何丝苟这才发现刚才在匆忙中把书拿倒了，加上被妹妹这么一说，恼羞成怒道：“我是你哥哥，我爱干吗就干吗，你管得着吗？”

“哼，人家也是好心提醒你。”何美丽感觉很委屈，她没有和哥哥说话，立马坐了下来，正准备拿来遥控器打开电视。

“不行，我正在看。”见父母还没回家，何丝苟的电视瘾一下子又上来了，一把抓住遥控器的另一半。

“哥，我要看动画片。”每次放假回家，动画片是她每天必看的节目。

两兄妹互不相让，争抢着遥控器，这种场景发生在何家已经不是第一次，自从有了妹妹，何丝苟的心里就一直不平衡，妹妹的存在占据了他太多生活便利，因此兄妹俩的关系一直不太和谐。

童年的光景是那般美好而短暂，如白驹过隙，何丝苟甚至来不及细细体验，转眼就已经成为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

在一所树木葱郁，到处充满着嬉戏声的乡村校园里。

“何丝苟，你的校服呢？赶紧穿好，等一会儿就要拍毕业照了。”班主任



在催促着。

这是何丝苟上小学六年级拍毕业照前的情景。他的校服在玩耍中被邻居家的孩子廖欣羽扯掉了，廖欣羽是个调皮的男孩，和何丝苟同班。此时，他拿着何丝苟那身蓝色的校服，像举着一面旗帜，沿着教学楼道飞快奔跑。让何丝苟在后面边没命地追赶，边脸红脖子粗地呼喊。

最后，廖欣羽干脆将何丝苟的衣服一把扔到了高高的树杈上。然而就在这时，廖欣羽的母亲突发心脏病住院了。

何丝苟一家是隔天才知道这个消息，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何达程马上准备出发前往小镇医院去看望廖欣羽的母亲。当陈月莹看到儿子何丝苟穿着那身蓝色的校服时，顿时火冒三丈：“达程，昨天儿子拍毕业照时还被邻家那个小顽皮廖欣羽把校服都扯破了，害得咱们儿子差点拍不成毕业照，真是的，你一个大男人，连自家的孩子都看不好。廖欣羽那孩子也真是够调皮，我可不想去看他的母亲。”想起昨天的事情，何丝苟的母亲便满腔怨气。

“月莹，那只是小孩子玩耍开玩笑的事，你别当真。”何达程笑道，最终他还是以丈夫的身份劝服了妻子。

何达程是村子的村委会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是一个简陋的小书室。陈月莹则在村子里养鸡，是村中众多养鸡农户中的一员。为了不完全依靠丈夫的工资，她一边拼命养鸡进行买卖赚钱，一边又在儿子的身上不惜一切代价地花钱。

何丝苟的少年时光过得无忧无虑，但这样美好的光景毕竟有限，很快何丝苟已经是一名初中生了。妹妹何美丽因英语和作文成绩出色，小学就读于村子最好的小学。虽是小学生，兄妹俩小时候在生活中经常矛盾不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课业逐渐繁重起来，彼此之间的拌嘴也很少了，生活中的那些小摩擦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陈月莹在儿子何丝苟升初中去报到的前天晚上，帮儿子将第二天需要用的物品全部一一整理好，然后放入他的小书包里。第二天清早，当何丝苟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站在家中的镜子前照了又照，陈月莹却对儿子这般爱美感到

不满，在她的眼里，男孩要刚强，只有这样，未来才能肩负起社会和家庭的贵任。陈月莹不满的情绪很快转移到何达程的身上了。当何达程注意到妻子陈月莹那双充满了怨恨的眼神，急忙拉起儿子的手走出房门。

尽管工作稳定，但何达程并不安于眼下村委会的这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在这之前，他也曾经尝试去外面的小镇寻找别的工作，维修工或电工，甚至卑微肮脏的洗碗工，他也曾做过，但因为何达程性格的原因，那些工作都做不长。最终依靠在村子的人脉，他找到了这份村委会图书馆管理员工作。

馆中浓郁的书香气息，能带给正处于年届不惑之龄的何达程更多的人生启迪，帮助他走好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的人生道路。但按陈月莹的话，她嫁给何达程那么多年，却一直没过上这个年纪女人应有的幸福生活。为此，陈月莹经常埋怨何达程做事固执，并且每次总是无果而终。

在何达程的眼里，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是先从他的角度去考虑，带着某种程度上的强迫感。就像他总要先自己穿好衣服，才帮儿子穿戴，从头到脚，没有任何遗漏地进行着。又好比何达程在每天清晨出门前，总会先刷牙，然后洗脸，最后洗澡，洗完后还要吃完早餐再出门。这样的生活习惯对别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何达程却早就习以为常。

那天早上，何达程帮儿子何丝苟的书包穿背带，不知是因匆忙还是眼花，他将何丝苟书包两边的背带几乎穿到底了，导致背上书包时，由于背带与肩膀的距离变得十分狭窄，背上书包的双肩好像被两条绳子紧紧勒住，很不舒服。

“爸，你把我书包的背带穿得太紧，这样怎么背呀？”何丝苟抱怨道。

“你在否认爸爸的穿书包背带技术吗？”何达程还边说边继续勒紧儿子肩上的书包。背带越往内拉，后背上的书包越往上提，虽然双肩被勒得十分难受，但何丝苟却感觉自己的腰身好像随着书包位置的上提而上提。平时习惯弯腰驼背的他也因此被迫挺直腰身，整个人一下变得精神抖擞。

“丝苟，以后你每天都要按今天这种方式用书包调整自己的身形，以后才不会驼背。”走出家门，何达程不忘提醒儿子。



何丝苟认真地点着头。

那时，何丝苟对父亲的话信以为真，还学着何达程的样子将书包的背带勒得更紧了，然后将腰身挺得笔直，站在镜子前打量许久，那瞬间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模特。

“爸爸，你就知道帮哥哥背书包，也不帮我。”正在一旁看着的何美丽对何达程偏爱哥哥的举动有些不满。

“美丽，哥哥要去学校，正赶时间，一会爸爸再帮你弄好吗？”何达程转身摸了摸何美丽的头，轻声说道。

“美丽，哥哥忙着呢，哪像你这么空闲。”何丝苟没好气地看了妹妹一眼。

何美丽没有说话，只是白了何丝苟一眼便转身走回房间里了。

回到学校时，何丝苟一下成了众人的焦点。当同学好奇地问何丝苟为何将书包的背带勒得如此紧，他只是淡淡地说道，那样有益于生长发育。

何丝苟的话，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堂大笑，而何丝苟却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后来，何丝苟才知道那是父亲为了讨好孩子的欢心而故意编造的谎言。原以为只有孩童时代才有谎话，没想到大人的世界里更是谎话连篇。他们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尽可能地将谎话演绎成真话，却将实话变成了谎话。

就像廖欣羽的母亲还健在时，那时的夏夜，她和何丝苟的母亲陈月莹，再约上几位老邻居一起坐在庭院里纳凉聊天，几个趣味相投中年妇女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及各自子女的学习生活，也谈及各自琐碎的家庭生活，甚至会谈及未来她们入土长眠以后的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

廖欣羽的母亲还半开玩笑地说，就算以后自己走了，如果儿子不懂事，她的灵魂还是会进入廖欣羽的梦中，给他上一堂严厉的思想政治课。

那时，廖欣羽经常带着何丝苟去偷摘村子邻家大爷的荔枝树，到村子的各个街巷捡小石子用来扔不认识的人家的门窗，完事后快速跑开，躲在暗处幸灾乐祸地看着从门里边走出来，神色愤怒却无处发泄的人。不曾想这样美好的童年时光却并不漫长，甚至短暂到让何丝苟感到如梦般虚幻。

在廖欣羽的母亲入院三天后，家属意外地接到了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这份病危通知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将他原本幸福的一家被彻底炸得粉碎。在这之前，他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但由于村子距离小镇大医院的路途遥远，廖欣羽的母亲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就这样，他的母亲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时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 第二章：童年伙伴 ★

那时，廖欣羽还未理解生离死别的真正意义，第二天照常去上课，还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逗着何丝苟的妹妹何美丽。无论任何时候，廖欣羽一直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下午放学回家时还带着何丝苟到公园发疯地玩耍，一点也不像家里出了丧事的人。直到黄昏，就在何丝苟和廖欣羽在村子的一片空地上尽兴地打玻璃球时，廖欣羽的父亲神色焦急地跑到空地，拽着他的胳膊，硬生生地将他拖回了家。

何丝苟能看到廖欣羽的父亲在默默流泪。就在廖欣羽被他的父亲拽回家不久后，陈月莹随后赶到，急忙拉住何丝苟的手，往回家的方向拖，还边拉着他的手臂边责骂着：“丝苟，怎么搞的，天快黑了，你放学不回家，在外面瞎转悠，还以为你在学校又受罚了，没想到竟然和廖欣羽跑这儿玩了。他可是差生，以后离他远点，不然就真的应验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了。”

“妈，我不就和他玩一下而已，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听着母亲的话，何丝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妈也是为你好。”见儿子非但不领情，还煞有介事地反驳她，陈月莹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陈月莹一路上劈头盖脸地责骂着儿子。当她停止指责抬起头时，却又笑容满面地对廖欣羽的父亲说：“孩子贪玩，我们做大人的要多加理解和包容才对。”

“没关系，我都理解，我们两家人以后多照应，最重要的是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吗。”廖欣羽的父亲勉强挤出笑容，何丝苟能感觉到他勉强挤出的笑容背后隐藏的无尽悲伤，那天，正是廖欣羽的母亲去世当天。

接着，陈月莹又继续数落何丝苟的各种不是，一路上，何丝苟几乎被母亲贬得一无是处，陈月莹直到走进家门口才停止对儿子的说教。一路上，何丝苟的母亲和廖欣羽的父亲都各自低着头，口头教训着自家的孩子，他们一起走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分叉路口时，才匆匆道别。

在廖欣羽和他的父亲拐进巷口的转角处时，何丝苟看到他转过头，朝这边望了一眼，透过夕阳美丽的光晕，何丝苟看不清此刻他的眼睛里正传达着怎样的复杂情感。

回到家中，父亲何达程也早已回来了，此时，他正坐在客厅上看报纸。何丝苟到家后，胆怯地走到父亲的面前，接着又受到了一顿严厉的思想教育。作为出身传统家庭的何丝苟，放学晚归对父母而言意味着什么，何丝苟心里十分清楚。

何丝苟和廖欣羽就像两个国度的人。在父母的严厉监督之下，何丝苟要做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学习成绩要达到年级前五十名，班级前十名。每天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一切按照家庭与学校的规章制度学习生活，从不敢越轨一步。

而廖欣羽则完全相反，他所有功课都红灯高挂，除了有重要的班会课以外，其他课几乎不上。甚至每次班主任点名批评他的时候，他不但感到羞耻甚至还神经质地大声嬉笑，或者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和班主任敌对。每次上课时，他总是迟到，也不管老师是否在讲台上讲课，直接从正门大摇大摆地进去，总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廖欣羽这样的行为让何丝苟十分困惑，何丝苟想不明白，廖欣羽不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到底想干吗？当某天，问起廖欣羽的偶像时，他的回答出乎何丝苟的意料，廖欣羽说他的偶像是韩寒。

于是，何丝苟经常对廖欣羽说，你再逃课，也成不了韩寒。即使这样，何丝苟还是十分不能理解廖欣羽这种举动，不知道他的脑子里整天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他们的性格相差如此之大，竟然能成为好朋友，这让何丝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记得有一次，何丝苟不小心违反了课堂纪律，廖欣羽竟然出面帮何丝苟扛



下了一顿严厉的惩罚。事后，两人到村口买来风筝，跑到村子的山上放风筝，比谁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两人欢快地跑着，直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这种感觉让他们感到畅快淋漓，从那以后，何丝苟打心眼里认定了廖欣羽这个死党。

母亲去世后，廖欣羽虽然不改以往的叛逆，但还是郁郁寡欢了一个多月，比起以前大大咧咧的性格，廖欣羽这样的变化反而让人无法接受。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廖欣羽还是走出了丧母的阴影，恢复了原本外向的性格，也许是流淌在他骨子里的那股男子汉的基因永远也无法改变。

这天，学校组织全年级的学生到小镇的郊外野炊，村里的小孩几乎都没有见过汽车，当小镇的一辆长途大巴驶进村子时，许多孩子都跟在大巴后面挥手奔跑，好像在追逐着一个从外星来的新奇事物。

在去往野炊目的地的大巴上，廖欣羽并没有安分地坐在座位上，反而将双手扳到背后，从车厢过道的前面走到后面，又从后面走向前面，边走还边学着班主任的模样，左右环视着坐在座位上的同学。由于班主任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一路上并没有注意廖欣羽搞怪的举动。

当全班同学来到小镇郊外时，面对着山清水秀的郊外美景，廖欣羽又蹦又跳，还故意将野炊用来烧烤的木炭涂到手上，然后悄悄跑到女同学的身后，将乌黑的木炭灰抹到女同学的脸蛋上。害得几位女同学惊恐万分，尖叫着到处乱窜。最后还是带队老师过来才阻止了廖欣羽的恶作剧。

郊游结束返回时，最后上车的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岳晓梅。虽然班级的郊游活动属于生活委员的权责管辖范围，但岳晓梅还是热心帮着同学们搬柴，烧火。她凭借着乖巧上进的性格博得了学校众多老师的喜爱。

就在岳晓梅回到车上刚坐下时，她想找几个同学说话，可那几个同学都不搭理她，不是别过脸睡觉，就是边吃东西边看书。虽然岳晓梅博得学校众多老师的喜爱，但这不免遭来个别同学的嫉妒。

此时，岳晓梅的眼睛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默默站起来，然后转身向车厢后面走去，也许是想离坐在前面的同学远一些。当她走过何丝苟和廖欣羽两